

揮汗讀書記

林以亮

——為「書評書目」七週年作

揮汗讀書不已

人皆怪我何求

我豈更求榮達

日長聊以解憂

最近正在選輯宋詩，順手引秦觀的一首「寧浦書事」為本文的開始。今天是「大暑」，家在山腰，偶有微風，仍免不了一陣陣熱浪的襲擊。我揮汗讀書，好在重溫的書是這一年的「書評書目」，讀後眼目清涼，覺得塵世中仍有一片淨土。

、「書評書目」一本初衷，向前邁進，這一年來的具體表現相當令人鼓舞。最可喜的是能够擺脫刊物名稱所給予的限制，勇於揭發不合理的現象，檢討不健康的發展，深入鑽研更重大的文化課題。

「每月新書分類目錄」和「書評索引」依然保留，這是特色，也是對讀者的貢獻。此外，精采的專題書目也屢有出現：

比較文學中文書目（七〇期）

馬克吐溫已譯未譯中文書目（七二期）

里爾克在臺灣（七五期）

新書的介紹有時改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方式：「書窗」，將外文報刊上的短評翻譯過來。這總比將人家的心血改頭換面據為己有來得誠實大方。嚴肅的好作品仍舊有專文作詳細的介紹，如：

看張（相見歡的探討）（七〇期）

評張系國的「昨日之怒」（七四期）

在天平的另一面，惡劣的書也遭受到公平的處分，這充分表示了「書評書目」的仗義執言，不為情面所拘，如：

一個剽竊成書的惡例（七一期）

一本出奇的劣書（七五期）

前者指出華聯出版社先後印行趙昇平撰「屈原及其作品研究」和胡子明著「楚辭研究」兩書，而胡書有剽竊趙書之嫌。此文發表之後引起讀書界的激烈反應，有人進一步在七三期中為長文指出趙書盜自林庚的「詩人屈原及其著作」，而胡書更擅自收集林庚、游國恩等論文。後者則指出「廣東風物」一書完全拿日本人侵華時寫作的材料不加消化的搬過來，令人反胃。出版業既無自律的習慣，幸有「書評書目」這樣一本敢說敢言的刊物，否則正當的出版社一定會受到害羣之馬的牽累。

在「訪問」方面，「書評書目」採取了自己的路線，並不以轟動一時的人物為對象，一反人云亦云的作風。

要做登山的好漢（訪陳遠建談「臺灣百岳全書」）（六八期）

訪高友工談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（七一期）

前者是一本談登山，圖文並茂的巨著，在讀完這篇訪問之後，我們才知道社會上畢竟存在着不少有心人士，作了如此艱鉅而有意義的工作。後者所訪問的高友工教授雖然享名於學術界，直到去年十一月作了三次公開演講，才產生了「高友工震盪」。這篇訪問記使我們了解原

來高教授三十年來從中國文學入中國史學，然後浸潤於西方人文學科，終於成為融貫古今中外的學人，行見在美學和中國古典詩方面有具體的貢獻。

上面說過，「書評書目」深入鑽研更重大的文化課題，這才是我最喜見的現象。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是專題討論：

中國時報・聯合報副刊評議（六六期）

因為「書評書目」是獨立性的刊物，對二大報既無所求，亦無所忌，遂登出了如此客觀而有份量的專題討論。相信二大報副刊能有這樣一位諍友總是好的。

此外還有

兒童讀物和兒童文學（七二期）

漫畫與兒童文學的關係（七五期）

也是重要而受忽略的課題。書評書目社深信坐言不如起行，一口氣出了五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得獎作品集。這一切無非證明他們是有眼光和有理想的，而化理想為事實却需要勇氣和智慧。

曾國藩說過：「讀書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識，第三要有恒！」七年是一個良好的開端，希望「書評書目」同人能持之以恆，把平日的見識，心中的抱負和志趣不停地發揚光大。